



百年人生丛书

杜 高 著

# 又见昨天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百年人生丛书

杜 高 著

# 又见 昨天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又见昨天/杜高著.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3

(百年人生丛书)

ISBN 7-5302-0712-1

I. 又… II. 杜… III. 杜高-回忆录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4171 号

·百年人生丛书·

又见昨天

YOUJIAN ZUOTIAN

杜高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 开本 7.625 印张 150 千字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6001—10000

ISBN 7-5302-07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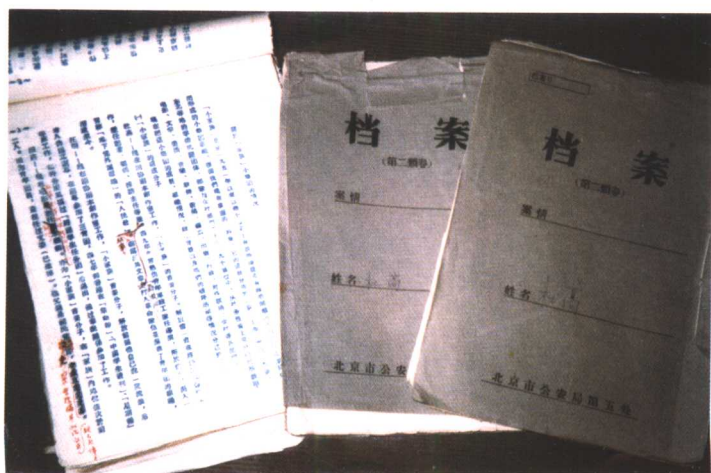
I·696 定价: 15.00 元


作者照片 



 档案照片

1998 年在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发现的《杜高档案》文本



 作者照片



划进“小家族”小集团的朋友们  
(左起)陈敏凡、田庄、汪明、蔡亮、张自疑、杜高、  
罗坚 1953年冬

(左起)罗坚、田庄、杜高、蔡亮、汪明 1954年春



作者照片 



杜高 1950年



杜高 1955年

31510

作者照片 



杜高与蔡亮在北京  
重逢 1982年




杜高与路翎合影 1985年

1979年春“二流堂”、“小家族”平反后在吴祖光家与老友重逢  
(前排左起)丁聪、新风霞、吴祖光、肖崎  
(后排左起)杜高、李欲晓、陈刚、罗坚、王正、陈敏凡





 作者照片



杜高与丁聪、吴祖光 1999年春

杜高和妻子李欲晓、女儿李迎 1999年秋



## 目 录

第一章	《杜高档案》的出现 (1998) .....	(1)
一	世纪末的奇事 .....	(1)
二	告别劳改农场 .....	(6)
三	南京街头惊心动魄的一幕 .....	(9)
	附录档案原件:	
	解除劳动教养呈请批示表 .....	(14)
第二章	肃反运动 (1955—1956) .....	(18)
一	胡风事件给我带来灾难 .....	(18)
	附录档案原件:	
	楼适夷给汪明的信 .....	(29)
二	隔离审查 .....	(30)
三	所谓“小家族”集团 .....	(37)
	附录档案原件:	
	杜高交代小家族的情况 .....	(45)
	关于“家族”小集团的情况 .....	(57)
四	审讯: 专案组的“谈话” .....	(66)
五	斗争会 .....	(72)

附录档案原件：  
    在杜高斗争会上的一张便条 …………… (74)

六 我的“历史罪证” …………… (76)

七 徐光霄的批示和肃反结论 …………… (80)

第三章 反右运动（1957—1958） …………… (84)

    一 风暴前夜 …………… (84)

    二 吴祖光突然成了戏剧界最大的右派 …………… (89)

    三 致陆定一的信 …………… (94)

    附录档案原件：  
        杜高给中宣部的一封信 …………… (95)

    四 我被埋葬在大批判的烈焰里 …………… (104)

    五 1958年4月18日 …………… (119)

    附录档案原件：  
        呈请劳动教养批示表 …………… (128)

第四章 劳动教养（1958.4—1969.11） …………… (131)

    一 生存与死亡：两个人的不同命运 …………… (131)

    二 两个窝窝头事件 …………… (140)

    附录档案原件：  
        小组批判会记录 …………… (142)

        检查 …………… (145)

    三 1961年：继续劳教三年 …………… (149)

    附录档案原件：  
        继续教养审查批示表 …………… (152)

    四 在大饥馑的年月里 …………… (153)

    五 一张死亡名单 …………… (159)

六	劳教无限期延长·····	(164)
七	“文革”风暴·····	(168)
	附录档案原件：	
	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	(174)
	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十二中全会公报 和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心得·····	(179)
第五章	我和我的朋友们·····	(191)
一	我不再是“我”·····	(191)
	附录：关于杜高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 ·····	(197)
	中共文化部党组致中共中央组织部的 报告·····	(198)
二	路翎：一个受难者的灵魂·····	(200)
	附录：路翎的死·····	(210)
三	吴祖光：中国文人的一个奇迹·····	(215)
 [附录]		
	老酒一杯话杜高·····	赵葆华 (224)

## 第一章 《杜高档案》的出现 (1998)

### 一 世纪末的奇事

世纪末不让人宁静。正待送走多难的 20 世纪，突然发生的一件奇事，又把我推回到那不堪回首的岁月。

1998 年，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出现了一部完整的《杜高档案》，被当做文物出卖。

这部档案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我个人政治命运的真实记录。它曾像一个可怖的暗影，紧紧地跟随了我二十四年，目睹了我从一个活泼的青年变成一个衰颓的老人，目睹了我作为一个人的最美好的岁月的毁灭。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年月里，它的威力在于迫使我不再是真实的“我”，而变成一个被政治运动所塑造的“敌人”、“罪人”。

档案里的第一部分材料，是在1955年5月开始的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肃反运动中收集并制造的有关我的各种材料，以证明我从建国前的十多岁起就是一个“反共分子”，建国后又和胡风集团搞在一起，成为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档案里的第二部分材料，是1957年剧协反右运动大批判组编写的一本《小家族集团右派罪行录》，这里的全部材料都证明我是一个思想反动、道德败坏、生活腐朽的资产阶级极右分子。档案里的第三部分材料，则是从1958年4月到1969年11月，整整十一年六个月，我被囚禁在劳改农场实行强制改造的记录。

对我个人来说，这份档案是神秘又令人恐惧的。二十多年中，它曾像一块巨石压迫着我的心，使我的生命窒息。

1979年春天，我的错案终于得到平反。在宣布归还给我一个真实的“我”的那一天，同时也宣布了所有运动中的材料均为“不实之词”，行将“付之一炬，化为灰烬”。随着它的死亡，我才开始了新的生命。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它没有“化为灰烬”，还完整地留在人间，十八年后竟奇迹般地在旧货市场上出现了！一位年轻的学者李辉，以其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它，并且把它买了下来。

80年代初，李辉以一本《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开始了他向中国现代文学的真实状况以及一个个文艺家的人生命运与内心世界的探索和研究。他掌握的资料越充实，接触的人物越广泛、视野越宽阔，思考便越符合历史的真

实，研究也便越深入而富有成果。当他意外地发现了我的这部档案时，他正在写一本有关“二流堂”的专著《依稀碧庐》，档案中的许多材料为他描述吴祖光和“小家族”的历史悲剧提供了最为确切的第一手资料。因而，他十分懂得这份独一无二的个人政治档案的研究价值，怪不得他的朋友们庆贺他“挖到了一座金矿”！

他从这部档案中翻到了老作家楼适夷大约在1954年为我问题写给青年剧作家汪明的一封信，信中明确反对用不道德的揭露隐私的手段对一个作家进行个人攻击。不料第二年，中国就爆发了专以摘录私人通信编织罪名的胡风反革命案件，并且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这竟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陷害别人的手段。李辉在几十年后读了楼适夷的这封信，感触良多，对其敬佩不已，于是以《楼适夷的信》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98年6月17日的上海《新民晚报》上。

这篇短文立刻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注意和震惊，因为它透露了李辉在旧货摊上发现并购得《杜高档案》的消息。我当然也很震惊，不少熟识我的朋友便当做一件奇闻传布开来。大家都认为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中国是一个组织化程度很高的国家，有着极其严密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每个人的档案都按级别、系统等储存并保留起来，绝不可能流散到社会上。但是奇迹还是发生了。

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刊物《同舟共进》，1999年2月又发表了吴越就这件奇事写的一篇文章《旧书摊上的名人档案》。作者与我熟识，除了表示惊讶，还对档案的流失作



了一些猜测，并对中国的档案制度发表了一番议论。而《杜高档案》到底是怎么流落到旧货摊上去的？始终是一个谜。

不久，我和李辉相约见面了。我静静地坐在他的书桌旁，我看到了我的档案。它是分册装订起来的，共六册，每册封面上都印有“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字样。第五处就是劳改处，显然，档案是经过劳改单位整理的。

当我面对这厚厚的一堆带着沉重的历史陈迹的档案材料时，我忽然感到呼吸急促起来，仿佛一个巨大的历史影子重又笼罩住我。从面前这一张张破损而发黄的纸页上，从那一个个潦草模糊的字迹中，从我亲笔写的一篇篇交代、检讨、思想汇报、认罪书、交心材料以及别人写的一份份检举材料中，我痛苦地重又看到了那被践踏的岁月，看到了一个人的青春生命怎样地遭受扼杀。

李辉是一位睿智而敏感的朋友，年轻的脸上总是带着友好的微笑。也许是出于对我这一代人的怜悯，也许是有意使气氛轻松一些，他翻着档案材料，指着一些不易辨认的签名，询问着那些人的境况。

我对他说，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遭受苦难的朋友们大都已相继离世，不论是当年整过我、斗过我的人，还是在威逼恐吓下写过不实材料的人，我对他们都早已不存在个人怨恨了。重看这些材料，也不必再计较什么是是非非。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都受着历史的局限。当年的政治运动留下的这份历史遗产，也早已违反了运动本身的意愿，而充分证明了它的荒谬和违反人



性，——这使我想到，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

我默默地望着面前这位年轻学者，忽然觉得，是一个神秘的主宰有意安排他发现并获得了这份历史遗产，后人将从中看到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下一个小人物的真实命运，同时也从一个真实的人的遭遇里认识一个大的历史时代。正因为如此，这部档案便有了一种历史的政治文化价值。我愿淡忘个人的痛苦记忆，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来重读一遍。

在我告辞的时候，热诚的李辉从档案中找出那本我少年时代的习作剪贴本送给我。他说：“这本东西应当归还给您保存。”这使我惊喜万分，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本用粗糙的毛边纸装订的文集，剪贴着我在1946年发表的一些文字。封面是我用毛笔写的《燭火集·杜高》，扉页上粘贴着一幅朋友为我作的图画，月光下一个青年弹着冬不拉在高歌，标明“第四，1946.1.1”，右下方是我用钢笔抄写的两句格言：“我的笔就是我的武器——M·高尔基”，“带着希望的心，奔向前面闪动的燭火，因为那就是你的希望……——河罗连科”。“燭火”就是“小火”，我那时大概是把自己看做一个小小的火苗吧，向往着民主和自由。粘贴在本子上的剪报多为散文和戏剧评论、介绍。那年我十六岁，俨然以成年人的口吻发表着议论，虽然稚嫩，但充盈着真诚和激情。

这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肃反运动中，我的母亲听说我在北京被怀疑有历史问题而隔离审查时非常着急，便把